三丫

◆ 王素艳

三丫姓刘，大号就叫“刘三丫”。我逗她玩儿，喊她“刘三姐”。小时候，镇上放过一回电影《刘三姐》，我一下子就记住了那个唱歌好听的妹子。有一天，瞅见正帮她妈浇菜的三丫，竟福至心田地高喊一声“刘三姐！”然后就猫到了墙根儿。三丫转过身来没看着人，挺纳闷地摸着大奔儿头。我捂住嘴，瞟见丑小鸭似的三丫脸红红地拿着喷水壶犯傻，两颗大兔牙不听话地跳到了嘴唇外边。哈，敢情她也爱那个刘三姐呀！

三丫光一年级就念了三年。刘婶每逢开完家长会都恨铁不成钢地用食指猛戳三丫的大脑门：“笨瓜！再不好好念，跟你爸去卖菜！”

刘叔是个菜农。三丫不想卖菜。放学后，第一件事是帮妈做饭，收拾完碗筷再写作业，常常一拿笔就犯迷糊，她硬是用两根火柴棍支着眼皮，冲书本发愣。

刘婶偏爱四喜。四喜是三丫的弟弟，五岁就会看秤星。爱跟在刘叔屁股后头去菜市场。一张小嘴像抹了蜜，“叔伯姨婶”叫个不停，逗得大伙儿原本不想买菜的也摸摸他的红脸蛋再抓把香菜啥的回家，刘叔就笑歪了嘴，把四喜捧在手里怕掉了、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四喜有时在外面疯，骨碌得跟个泥猴似的，也从不挨骂。刘婶常笑嘻嘻地同我妈说：“我家喜子，好小子！比他姐强！”三丫听了也不计较，她喜欢弟弟。

四喜上学了，三丫最终初中没毕业就跟刘叔去卖菜了，可连菜她也卖不好，因为不会抬价，人家说“便宜点便宜点”，她就憨憨地笑着应了。刘婶就想找个人家把三丫打发出去算了，再过年三丫就21了。没人给三丫提亲，她长得不好看，人又那么憨。刘婶愁得不行。

三丫念书不灵，又不会做买卖，手却巧。八岁时她用马莲草编了一个精致的小篮子送给我，里面插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，真好看。三丫还会剪纸。一张硬邦邦或是软塌塌的纸，经她的手那么一来一去，一下变成了蜻蜓，翅子呼扇着像要在天上飞；一下变成了鱼儿，鼓着鲜润的腮帮子，仿佛放进我家西边的小河立马会游走似的。

一天过晌，三丫来找我说：“不知道外边啥样。”我刚睡醒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三丫给她妈喊走了。第二天，听说三丫跟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亲戚去北京了。北京，那是我做梦都没去过的地方。三丫能找到活吗？几天后，三丫来电话了，说她在一家当保姆，雇主老两口都是退休教师，挺和气，平时除了买菜做饭、打扫卫生也没啥活儿，闲了还给她补课呢。我的心终于像羽毛一样落了下来。

转眼到年根了。三丫的身影还没回还。问刘婶，说雇主给放了几天年假，三丫想省点路费，不回来了。三十晚上，看着漫天开放的礼花，我想：三丫也在北京的天空下看礼花吗？

又两个年头手挽手走过去了。我习惯了听刘婶转告三丫的一点一滴。

腊月二十七，我懒懒地坐在火炉旁出神，就听见隔壁四喜高声喊：“姐。”我一激灵跑到门口，真是三丫！白了，胖了！奔头儿前蓬松着一绺刘海，脸上洋溢着自信、愉悦的光彩，跟以前唯唯诺诺的神色判若两人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小伙子，个头不高，嘴唇厚厚的。那天刘婶望着女儿流泪了，刘叔举着酒杯对小伙子说：“干！”四喜翻着姐姐的包，里面有一个火红的证书。三丫真不是过去那个木讷的三丫了。她的剪纸才华偶尔被雇主发现，恰好雇主原来所在的学校新开设了一个民间艺术课堂，老人推荐了三丫。站在大学讲台上，三丫说她的腿都赶上筛糠了，可一摆弄起那熟悉的纸张，她的心慢慢地变得踏实起来。台下的听众有大学生，也有老师，他们对她手指间诞生的一个个生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三丫竟成了该所大学艺术课堂的特聘教员。受大学气氛的感染，一个青翠的梦想又裹着三丫步入了夜大的校门，在那里她收获了金色的知识，也遇到了火红的爱情——就是那个小伙子，她的夜大同学。三丫问：你稀罕我啥？我长得不好看。小伙子说：你有内秀。

初四，三丫就张罗回北京。她放心不下教师老两口。她爱他们，二老也把淳朴的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

我去送三丫。三丫的脸蛋红扑扑的，就像多年前一样。

“三丫，别忘了老朋友。”我说。

“咋能呢，你看。”三丫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。暖融融的阳光下，我看见了那条春日的小河，河边，三丫正在浇菜，有一个人猫在墙根，是我。

（“青春励志故事”征文优秀作品选登）

青春励志故事

新上海·角落头

在香港吃油条

上海人喜欢吃油条，早饭通常是泡饭、榨菜，再买两根油条蘸着酱油吃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作为上海“四大金刚”之一的油条不如从前了，又韧又硬，冷了更是咬不动，据说是用了什么添加剂，甚至还听说是放了洗衣粉，大了，但硬得不行，特别是“地沟油”之说曝光后，每当吃到油条便会打一个问号，不放心。

数年前去香港开会，在宾馆吃自助餐，美味佳肴堆积如山，空气中整日弥漫着奶油的香味，令人头晕。于是香港漫画家沈培先生邀我到外面用餐，他带我去了一家小排档，每人买了两根油条，一只咸蛋，一碗白粥。那油条呈金黄色，咬一口又松又脆，那咸蛋蛋黄吱吱地冒出全红的油来。想起如今上海的皮蛋咸蛋，就像恐龙化石蛋一般的硬，这着实使我困惑了。是年轻人接不了食品行业的班？最好的食品都运往了香港？正在难以自圆其说，突然看到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：“上海的早餐工程全面提速，迈向‘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。”特别提到大饼油条重新归来，可以让人吃得舒心放心了。**韩伍** 图/文

三颗子弹

◆ 刘万里

局长在街上走，突然三声枪响，晕倒在地。秘书立即把他送到梦城医院抢救，局长醒了。秘书说：“我明明听到三声枪响，见你倒下，我吓坏了，我看你身上没血没伤口，才知道你受了惊吓。”局长说：“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三颗子弹飞进了我的身体，一阵疼痛我就倒了下去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”秘书说：“可能是幻觉，没事，好好休息。”

此后每天来看局长的人络绎不绝。局长每天都感到身体不舒服，他觉得胸口附近有什么东西堵得难受。医生重新拍了片子，还是一切正常。局长说：“把你们院长叫来。”院长来了，握着局长的手说：“老同学，有什么吩咐？”局长说：“我明明感觉到胸口附近有什么东西卡着，可你们检查却一切正常，是不是仪器有问题？回头换套进口设备……”院长对手下呵斥道：“还不快给局长重新检查。”

院长亲自监督，可拍的片子还是没发现什么异物。局长捂着胸口说：“奇怪，我能感觉到异物，怎么片子就拍不出来？”院长说：“要不明天有三位专家从北京来，让他们给你看看。”局长点点头。

专家来后，给局长做了全身检查的结论是，局长的确中了三枪。秘书说：“身上没血没伤口，怎么是枪伤？”

专家指着片子说：“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，要在放大数百倍才能发现。好在这三枪离胸口还远，如果伤到心脏我们就无能为力了。你这病，我们已看好了不少，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们的治疗，一般三个疗程，就可以把那三颗子弹取出来。”局长一口答应。专家说：“好，现在送到重症病房，隔离观察，任何外人不得接见。”

局长被关进了重病房，这个房子的墙壁，家具全用红红的人民币做的，连床单也是用人民币铺成的，局长伸手一摸全是真的：“我倒要看看狗屁专家耍啥鬼点子。”局长走近卫生间，金碧辉煌，眼睛一亮，马桶、浴盆、洗簌用品全是用黄金做的。局长不由得笑了，他天天与堆积如山的钱打交道，时间一长，烦了，见了钱就晕，一晕就吐得气贯长虹。局长每天吐得非常厉害，趴在窗口说：“求求你们，放我出来！”门一开，局长一下晕倒了。

专家说：“用第二个疗程，送手术室，立即手术。”麻醉师给他全身麻醉，三位专家立即上阵。一专家说：“没想到他的病非常厉害，别的不说，你看他的好色基因特别多。”另一专家说：“用高科技，把他的好色基因全部剔除，否则要感染到他的伤口。”手术长达10个小时，局长的好色基因剔除得干干净净。

几天后，局长能下床走动了。专家说：“手术很成功，立即采用第三个疗程。”局长又被送到重症病房观察。这间房子很独特，里面摆的全都是书，床上、茶几、卫生间都是书，手一伸就可随时随地看到书。刚开始局长还觉得日子过得非常舒服，最后他发现这些书都是历朝历代的贪官严刑处死的事例，所有的书都是同一个主题：贪官没有好下场的。

局长突然出现了恐惧，他不敢去翻那些书了，见了书就浑身发抖，仿佛房间里全是那些贪官的鬼魂，他崩溃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求求你们，放我出来！”

局长被放了出来，立即又去拍了片子。

专家指着片子说，“恭喜你，你现在可以出院了。”秘书插嘴说：“局长到底得了什么怪病？”专家说，“官病。这是一种新型病毒感染的，好在局长身上的三颗子弹已被我们取了出来。这三颗不是什么普通子弹，医学上叫‘子弹病毒’，他们分别是用金钱、美女和权力制作而成的，任何人中了这三颗子弹，不及时抢救，一旦感染，必死无疑。”局长低下头，秘书也不语了。

（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）

荒诞的真实

老公砍价

◆ 董凤霞

在专卖店看上一款连衣裙，但高达千元的价格，让我望而却步。老公劝我：“贵有贵的道理，如果真心喜欢就买回来，别为省下一点钱寝食不安，俺和儿子看了都心疼。”纵然有老公的鼎力支持，但我仍狠不下心，掏上千元去买件衣服。

一个双休日，老公要一试身手，亲自出马为我“砍”回心仪已久的衣服。起初，任凭老公怎样说，服务员就不买账，少一分也不卖。一向不善言辞的老公，那天俨然变了个人，说话一套一套的，滔滔不绝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。

老公说：“如今都讲广告效益，我老婆单位清一色的爱美女士，如果她穿了你们的衣服，说不定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顾客，这样的活广告，难道你们舍得让它擦肩而过？”老公的这番话让服务员的态度明显有了改变。她面带难色地对我们说：“如果要让利，我真做不了主，要请示经理。”说话间，她匆匆向办公室走去。不大会儿就回来了，面带笑容地告诉我们：“经理已同意给你们打七折，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卖过这个价，千万不要向外张扬，不然我们的生意可就没法做了。”一下子就省下300元，可把我高兴坏了，毫不犹豫买了下来。和老公生活这么多年，真没想到他砍价还有一手。回家路上，老公眉飞色舞地向我炫耀道：“买东西，一定要把握住商家的心理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牵住商家的牛鼻子。这是砍价的秘笈。”

那天，我在家洗衣服，在老公的口袋里发现一张单据，我愣住了，这分明就是一张专卖店开具的300元钱的收费条。直到此时，我才忽然明白，当初我费了那么大劲，也没能把衣服的价格砍下来，而老公的几句话，就能峰回路转。原来，老公为了我能如愿以偿买到那件衣服，来了个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，早就和专卖店的人串通好，事先已经支付了三百元钱。

想想老公为我所做的一切，幸福的感觉禁不住涌上心头。

神仙眷属

及格的办法

◆ 杜红琳

这次学校组织的月考学生们又考砸了，每班语文、数学、外语及格的人数不到十来个，校长在考试质量分析会上大发雷霆：“这是什么成绩，临近中考只有个把月时间，学生成绩原地踏步，甚至还有倒退，今年怎么能够完成升学任务啊？老师们回去应该好好反省反省。”回到家，我闷闷不乐，饭也不想做。今年中考要是完不成任务，绩效工资就泡汤了，还影响到新学期的教师聘任，到时候哪个班主任会聘任败军之将。儿子见我满脸不高兴，跑来问：“妈妈，怎么了？”“去做作业，别像妈妈现在教的学生，考试连及格的都没几个。”我生气地说。“妈妈，你这是自己找气受啊，你们老师出卷子时把题目变简单一点，不就都及格了吗？老师自己笨，还怪学生啊。”

童言童趣

【厂长】

有个工人问厂长秘书：“厂长看戏怎么总坐前排？”秘书答：“带领群众。”“可看电影他怎么又坐中间了？”“深入群众。”“来了客人，餐桌上为什么总有厂长？”“代表群众。”“可他天天坐在办公室里？”“傻瓜，相信群众呗！”

【口吃】

一老师紧张起来就会有口吃。一次监考，他发现有个同学在作弊，便气急败坏地指着作弊的学生吼道：“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竟敢作弊，给我站起来！”话一说完，9个学生站了起来。

【及地】

一书生进京赶考，不小心掉下一本书，书童说：“相公你的书掉了！”书生：“掉了多不吉利，要说‘及地’(及第)。”书童把书捡起来，放包里，说：“好了这下再也不会及地了。”

都市逸景